



90年代的小镇年味

章柠檬/文

有一种过年仪式叫烫头，有钱没钱，烫头过年。那时，温岭人民路有一家理发店叫月河理发店，名字实在，店面更实在，都不在街面上露脸，要从牛轭街旁边的小弄堂拐个弯进去。就这旮旯，却是老城关人，尤其是城关女人最爱捧场的个人形象加工坊。

一到年底，那30平方米左右的老石板屋便挤满了人，色彩斑斓，谈笑风生，几乎全是女性同胞，估计男人们都识趣地退出了年终烫头高峰期，让女人的烫头精神尽情发挥。

即便这样，店里还是挤不下女人，天气好的时候，她们就在店前的院子里排着小板凳坐着等。对于烫头这项耗时间的工程，她们都是有备而来的，有嗑瓜子聊天的，有扎堆打毛衣的，有纯粹晒太阳的，就是不着急不烦躁，一派和谐欢乐的氛围。这大半是来烫头的妈妈，其中就有我媽。

那时的时尚不分个性，就一个标准：流行啥，啥最美。那年流行大波浪卷，那个老板娘长得美，大眼睛、皮肤白皙、身材丰腴，就自己顶着一个大波浪头，轻而易举地引领了整个小镇女人的时尚。妈妈们不管脸大的、脸小的，发量多的、发量少的，年龄大的、年龄小的，对头发就一个要求——烫，最好都能烫成大波浪。

烫头的热情可以用气味来形容，就是你从人民路的东头走到西头（那时的人民路短，没有东延西延一说），都能隐隐闻见一股烫发水的味道，因为街上的女人不是在烫头，就是在去烫头的路上。

年底忙，但那时的孩子忙的是寒假的各种玩，就会被指派到理发店给妈妈占位置。等妈妈上场了，我们就撤了，玩够了再去时，会发现妈妈比较难找了，因为所有的妈妈几乎都顶着同一款弯弯曲曲的大头。

好看吗？这问题对她们来说太肤浅了，总之她们从理发店出来的那一刻，春风就吻上了她们的脸，桃花就盛开在她们的嘴角，她们认

定自己洋气了至少10度，走起路来都有律动了，或许是想让每一卷头发都弹动起来，弹奏出她们一年中最大的自信。所以，那时叫烫头，而不是烫发，是一种完全能让头脑发热、虚荣心膨胀、优越感沸腾的女性集体迷惑行为。

那时，头等的事并不贵，理发3到5元，卷发10到20元。店里没有种类繁多的洗发水、烫发水以不同的价格向你推荐，没得选，就一种。也没有1号老师、2号老师、3号老师等托尼们的理发价格表，没得选，店里就一个老师头。统一的发型收统一的价格，统一的待遇制造统一的快乐。

烫完头，妈妈们的新年就从头开始，渐渐启动了，她们会带着头发上卷起的那股强大动力，喜笑颜开地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年准备工作中，每家的新年气象应该都是从妈妈的烫头开始的吧。

现在，像月河理发店这样的老店早已被高端大气的美发沙龙取代，人民路也将大变样，时代奔涌不息，时尚快得猝不及防，女人们不要说动个头发，搞个医美都是寻常。时尚变大了，变得无比多样又触手可及，而我们从时尚中获得的幸福感却变小了，小得无法撬动新年。

二

快到年底的时候，温岭剧院的斜对面就有一溜写春联的。这个地儿是人民路最敞亮的，街对面低矮的民房让早起的太阳一跃而过，亮晃晃地冲向一帘帘红晃晃的春联纸上，戴着眼镜的几位老先生就在这片红色的海洋中挥洒墨墨。

写春联的可不仅是文化馆里的书法家，也有民间高手，这儿是他们展示才艺的舞台，也是出售年味的小摊。

俗话说：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墨香、暖阳、祝福、守望，他们和春联的出场，就是人民路吹响的新年的号角。不一会儿，两张写春联的大桌前便围满了人，有城关人，也有特意赶过来的乡村人，有识字的，也有不识字的。大家认真地观望着老先生的一笔一画，一笔笔苍劲的书法，一个个俊逸的字

体，一句句诚恳的祝愿，会时不时引来啧啧称赞：好！好！

那时的人们虽然不具备富裕的物质条件，但对春联是有个性要求的，这是一种必须满足的精神食粮。每家每户的前门、后门、房门、灶门等都要贴上春联。有些房门，又要分东厢西厢、前庭后院，只要是门，统统要贴春联。而贴的春联又不能雷同，一定是有区别、有讲究的，前门有前门的气象，后门有后门的风水。我们贴在每道门上的春联都有它特定的含义，比如前门常贴“门迎四季平安福，地聚八方鸿运财”，后门常贴“万紫千红百花齐放，三江四海五谷丰登”。

现场也有定制春联的，写春联的老先生们可用心了，也许这是一份传递吉利的差事，必须照顾到人的心坎里。他会问：您家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您家是儿子还是姑娘？您是给新房贴还是给老屋贴？诸如此类，一个问得谦谦和和，一个答得诚诚恳恳，哪怕是不识字的人，也很愿意跟写春联的老先生聊上好一会儿，久久才定下写什么字。比如农家人适合贴“春归大地绿，人勤春来早”等，生意人适合贴“商通五湖四海，财聚四面八方”等。写好的春联会被小心卷成卷，包上一层旧报纸，再箍上一根皮筋，然后毕恭毕敬地交给主人。

接过春联的人，像接过了一片祥云，喜悦而轻巧地离去。赶来写春联的人，像赶赴一场希望，匆匆赶，慢慢等。就这样，人来人往，一副副春联像老先生亲手派出的火苗，燃烧在岁末寒冷又热闹的街头，燃烧在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们心中，燃烧在家家户户高高的门楣上。

现在的春联变美了，也变轻了，打印款春联琳琅满目且包装精美，甚至这几年还出现了机器人写春联，内容千篇一律，不觉得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气和韵味吗？让人不得不怀念老春联的庄重和诚意。

三

最后说一说卖鱼桥糕饼店，其实30年前就没有店名，只是它在卖鱼桥附近，这是当地人的习惯叫

法。

店名或许对它来说，根本不重要，因为

当年小镇小啊，小到就这一家糕饼店，它几乎承包了小镇人舌尖上的香甜。

过年这种大事，肯定少不了卖鱼桥糕饼的参与，小糕条、油柱、鸡角脚、橘红糕、八杏酥、九里香方言的特定称谓赋予了它们朴实又喜庆的芳香。在那个物资匮乏又单调的年代，店老板仅靠面粉、白糖、香油、芝麻、花生等，就能做出一大堆多种颜色、不同形态、各具味道的糕点，极大满足了我们这些孩子对“散嘴”的渴求。过年，会将这种渴求瞬间放大。

到卖鱼桥去啦！家长一提，孩子们便懂了。年关将近，这家店每天的客人便络绎不绝，有时还会排起长队。比长队更长的是店里飘出的阵阵香味，远远就能闻见。店面不大，食材很新鲜，基本现做现卖。我们在挑选可口的糕点时，就能看见店里的师傅驼着背在里间不停地揉面、拌料、烘炒，一屉接一屉冒着热气的糕点被端出来放入柜台里。尝！尽管尝！孩子们哪经得住店员的这种引诱，一边被大人笑骂，一边干脆利落地挑起一块往嘴里塞，小嘴都要粘在柜台上。尝得越多，大人买得越多，过年不就是让小孩图个嘴上的过瘾吗？

花花绿绿的糕点会被家里的老人拿出部分请到供台上，再藏好一部分，等到过年享用。等不及呀，根本等不及，我将妹妹抱起，还使劲踮起脚，费了好大的劲才让她偷下供台上的糕点。两人吃得满嘴白花花，甜齁了，又噎得快喘不上气了，心里仍觉得美得不行。

现在，卖鱼桥糕饼店已关门了，前几年也仅在中秋节时会排起长队。如今，很少有孩子去打这种老糕点的主意，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零食令他们吃不过来，但他们很少能吃出我们当年的那种香甜。

上世纪90年代，在大灯消失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人灯却一直努力留在上王人的元宵庆典之中。人灯是方形的四角花灯，外糊白色纸，贴红色窗花，内放一蜡烛。这小灯不可提，内撑竹竿，需高高举起。当锣鼓敲起后，村民们送自家的孩子举着灯加入到环村游行的队伍中。儿时的我在没有路灯的乡村小道上，跟着这白色的烛光，庄重地举着灯，从未畏惧过夜色。游行后熄灭蜡烛，第二天晚上再次点燃，游行三晚，在正月十六将其焚烧，以保佑平安。

没有大灯在前引路的人灯是寂寞的，在记忆中忽明忽暗。直到2002年，一对龙凤宝塔大花灯在村头重放光明，那年的迎大灯活动吸引了10万余人前往观赏。之后，上王村王氏大花灯每4年制作一次，从正月十四至十六巡游展示。在大花灯的身后，每到一处，孩子们争相举灯，紧随其后，白烛摇曳，连成一条长龙般的队伍穿梭在村子中，杂而不乱地紧跟着，仿若空中繁星坠落，直至祠堂方可停歇。

如今，花灯又一次淡出了世人的视线，但人灯却不再落寞，它静候于上王文化礼堂中。每逢假期，会有来自温岭各个学校的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王妙顺的指导下制作创意花灯。花灯不少见，却有更多的人愿意让孩子们来上王村亲手做上一盏，了解始于清康熙年间的大灯历史，穿梭330年的时光，感受花灯在历史沉浮中依然坚守的传统之美。

春节，我也要带上孩子，在一剪一粘之间，让他用稚嫩的小手做一盏，待到正月十四，高高举起，用纯善之心祈祷国泰民安。

民俗，其实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愿景，就像那人灯的光点一般接连串起，即使沉沉浮浮也不会断开。

沙漏/文

小时候的年是一直过到正月十六的，十四那天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要做正月半的，祭祖团圆，比元宵那晚更热闹。一轮明月高悬天际，家门口挂着的那盏纸糊的灯不知何时都点亮了，蜡烛的清光和月色遥相呼应，让这个平凡的小村散发着祥和的气息。

大多数人都知石桥头上王的大灯，因其曾闻名六县，看大灯的人之多，甚至有“下黄桥头姑娘抢走无处寻”的担忧，可鲜少有人了解这称为“人灯”的小灯。

上世纪90年代，在大灯消失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人灯却一直努力留在上王人的元宵庆典之中。人灯是方形的四角花灯，外糊白色纸，贴红色窗花，内放一蜡烛。这小灯不可提，内撑竹竿，需高高举起。当锣鼓敲起后，村民们送自家的孩子举着灯加入到环村游行的队伍中。儿时的我在没有路灯的乡村小道上，跟着这白色的烛光，庄重地举着灯，从未畏惧过夜色。游行后熄灭蜡烛，第二天晚上再次点燃，游行三晚，在正月十六将其焚烧，以保佑平安。

没有大灯在前引路的人灯是寂寞的，在记忆中忽明忽暗。直到2002年，一对龙凤宝塔大花灯在村头重放光明，那年的迎大灯活动吸引了10万余人前往观赏。之后，上王村王氏大花灯每4年制作一次，从正月十四至十六巡游展示。在大花灯的身后，每到一处，孩子们争相举灯，紧随其后，白烛摇曳，连成一条长龙般的队伍穿梭在村子中，杂而不乱地紧跟着，仿若空中繁星坠落，直至祠堂方可停歇。

如今，花灯又一次淡出了世人的视线，但人灯却不再落寞，它静候于上王文化礼堂中。每逢假期，会有来自温岭各个学校的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王妙顺的指导下制作创意花灯。花灯不少见，却有更多的人愿意让孩子们来上王村亲手做上一盏，了解始于清康熙年间的大灯历史，穿梭330年的时光，感受花灯在历史沉浮中依然坚守的传统之美。

春节，我也要带上孩子，在一剪一粘之间，让他用稚嫩的小手做一盏，待到正月十四，高高举起，用纯善之心祈祷国泰民安。

民俗，其实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愿景，就像那人灯的光点一般接连串起，即使沉沉浮浮也不会断开。

叶公好龙 别解

胡胜盼/文

2024年是农历甲辰年，即龙年。我下意识地想到了成语“叶公好龙”。

提及“叶公好龙”这个成语，在中国不能说是妇孺皆知，也算得上是深入人心。如果说要给“叶公好龙”找一些近义词，那么很多人会在脑海里滑过“表里不一”“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等。可知，人们记住这个成语在于它的批判内涵。但是，在笔者看来，成语的主人公叶公其实很委屈。

“叶公好龙”出自汉代刘向所著的《新序·杂事五》，原文为：“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意思是说，春秋时楚国贵族叶公子高很喜欢龙形的东西，不但衣带钩、酒器上都刻着龙，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他的这种狂热喜爱感动了天上真正的龙，它从天下降降到叶公家里，龙头搭在窗台上探望，龙尾伸到了厅堂里。叶公一看是真龙，转身就跑，吓得失魂落魄，惊恐万状，不

能自己。在最后一句中，看待叶公的这种举动，刘向的定论是：叶公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一些像龙的东西，而不是真龙。

正因为刘向对叶公的另类喜爱作出了正式评价，所以“叶公好龙”就掉入了贬义词的深渊难以翻身了。后世以“叶公好龙”来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甚至是惧怕、反感；并借以辛辣地讽刺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同时也讽刺了那些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人。

由“叶公好龙”，想到另一个成语，叫“爱屋及乌”。爱屋及乌出自《尚书大传·大战》：“爱人者，兼其屋上之鸟。”解释为：因为爱一个人，而连带爱他屋上的鸟。比

如“叶公好龙”，则多用于褒义。可是要问，如果我爱一个人却并不爱他屋上的鸟，怎么办？如果我是叶公，我就是仅仅喜爱龙形东西，或者说喜爱的仅仅就是艺术化了的龙，而不是现实的真龙（且不论龙是否存在），这样有错吗？

从“叶公好龙”到“爱屋及乌”，还想举一个当下的例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部分衣服上流行起了以骷髅作为装饰。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于反常事物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但即便如此，我想身穿骷髅纹饰衣服的朋友也应该只是接受这种纹饰，倘若真的拿一个白骨骷髅出来放到他或她的手里，不知会被吓成啥样。

由此推论，是否觉得叶公很委屈呢？他爱龙形纹饰，不爱面目狰狞的真龙，有错吗？艺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艺术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其实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常识。

比如说戏曲舞台上的武戏。戏曲武戏是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舞蹈动作，来体现剧中人物肢体冲突，反映故事情节的。欣赏戏曲武戏，不管是演员以肢体表现的翻腾挪，还是以刀枪把子表现的击打穿刺，都是那样美，那样令人陶醉，观众们津津乐道于其中，因为这是艺术化了的武打动作。但是，你是否想过戏曲武戏反映在现实里又是什么呢？不错，是打群架，或者是战争。血腥、残酷、野蛮……如果不是心理畸形，没有人会喜欢现实中的暴力。可知，喜欢武戏就是喜

欢武戏，它与暴力无关。这不就是所谓的“叶公好龙”吗？叶公喜欢艺术龙就是喜欢艺术龙，它与真龙无关。

杨绛先生曾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述过一件趣事：一位美国女士在读了钱钟书的《围城》后，十分敬佩，要登门拜访。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每每想起这个故事，又会思考

“叶公好龙”。其实，那条真龙真不该去叶公家里。

人家叶公喜欢你的想象力存在，心里感念着就行了，何必现真形吓煞人家呢？本来叶公

只是默默地执着“追星”，被真龙的“倒追星”搅乱，反倒落了个千古骂名，实在很冤。

笔者揣测，钱先生之所以拒绝那位美国女士的拜访，是因为他深知艺术品与艺术创造者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艺术品可以被创造得美轮美奂，

惊天动地，感人肺腑，但艺术创造者

是活生生的人，所以“爱屋”即可，

至于“及乌”另当别论。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难得糊涂在很多时候反而会收获内心的充实和对人、事、物的敬畏。

别解“叶公好龙”，在于独立眼光，在于反向思考，在于读人读己。